

記憶中的地方

戰爭的關係，導致受教權被剝奪，許多長者當時不得不中斷學業或是沒有受教育，口述歷史能有效率地蒐集多元的常民生活記憶與經驗，透過口述的過程將語言語句、生活觀點、技術經驗藉由聲音的方式保存下來。

從描述中，我們可以觀看某個時代切片下生活的一天、記憶中的一幕、事件的串聯，敘事者透過回應與問答自然而然地融合時代的語言、情緒、記憶的極限、價值觀、身分認同、文化。也因此，口述歷史的紀錄並不強調是否符合真實的史實，而是賦權於個體的陳述，提供一個機會來記錄多元的觀點，進而彌補由上而下的研究方法。口述的過程也會因受訪者的性別、社會角色、受訪者與訪問者的關係等而有不同的陳述風格，這樣的紀錄反而更為貼近真實對話的經驗，而能帶給傾聽者或閱讀者有如事件或時空臨場發生的感受。

肆、計畫執行成果

本案收錄了2022-2024年間，執行鹽分地帶的地方口述歷史，一共30段。在錄音訪談的部分，結合社區樂齡中心資源，累積地方的口述歷史資料庫，以mp3音檔的方式呈現。在執行成果的部分，則聚焦於口述歷史的資料呈現，包含口述歷史的觀點、訪談對象與區域、訪談成果及訪談日誌，比對歷史事實與訪談的紀錄與觀察，透過文字描繪紀錄常民的口述歷史。

敘事主題

本案的主題分為三個方向，分別是個人史、土地與工作、家屋空間與事件。從敘事中自然的涵蓋到土地變遷、遷徙移動、文化價值觀、親屬關係的議題。藉由對話或提問進階引導受訪者進行故事敘述。

- (一) 個人史：家庭關係、童年、偏名、教育、角色轉變。
- (二) 土地與工作：農作、討海、插蚵、掠魚栽、技術經驗。
- (三) 家屋空間與事件：防空壕、養豬、家屋、搬家、醫療。

口述歷史音檔目錄

文件編號	錄音檔名	受訪者	出生年分	時間
220414_01	20220414_HuangSuHsia_Shifen	黃素霞	1933	37' 43" / 35' 59"
220428_02	20220428_NgSeOan_Shifen	黃西環	1934	1h2' 08" / 9' 31"
220602_03	20220602_NgSiogLu_Cigu	黃淑女	1929	59' 22"
220602_04	20220602_NgSuiBengDr_Cigu	黃瑞明	1955	1h2' 08" / 5' 43"
220717_05	20220717_ChiaHongSeng_HakKah	謝鴻生	1939	1h2' 08" / 14' 06"
220804_06	20220804_KhoSiokEng_ChapItHun	許秀英	1948	1h2' 08"
220810_07	20220810_NgBiChu_Kali	黃美珠	1945	1h2' 08" / 15' 49"
220814_08	20220814_ChioToan_ChennKunSin	周端	1944	1h2' 08" / 1' 32"
221129_09	20221129 - LinBoSiu_DuaKutChhuan	林寶秀	1944	1h9' 10"
221202_10	20221202_NgZinHong_TiongLiegLoTainan	黃晉芳	1952	3h22' 10"
230207_11	20230207_TanSuiShing_Anping	陳瑞勝	1935	1h2' 08" / 8' 12"
230218_12	20230218_KengChingHioung_HsinHuChiayi	康正雄	1939	1h2' 08" / 17' 36"
230306_13	20230306_NhThenSioung_ChioAKa	黃天上	1933	55' 39"
230318_14	20230318_KengYoKhim_HsinHuChiayi	康楊琴	1940	32' 42"
230327_15	20230327_OngBiJung_ChioAKa	王美容	1936	1h2' 08" / 6' 58"
230416_16	20230416-OngKimTua_ChioAKa	王金壇	1934	47' 39"
230419_17	20230419-LiGuadChiau_ChioAKa	李月昭	1940	9' 45' '
230424_18	20230424_NgLinHuan_ChioAKa	黃林反	1945	58' 28' '
230515_19	20230515-GueYogZu_ChioAKa	郭玉珠	1936	50' 32' '
230522_20	20230522_LimSolam_ChioAKa	林素燕	1938	40' 46' '
230619_21	20230619_NgZiao_ChioAKa	黃昭	1940	46' 07' '
230626_22	20230626_TsngBiGia_ChioAKa	莊美珠	1940	55' 23' '
230702_23	20230702_NgChiuGinPhun_ChioAKa	黃周銀盆	1945	1h00' 36' '
230717_24	20230717_NgKaiDit_ChioAKa	黃皆得	1951	27' 50" / 29' 47' '
231030_25	20231030-KuTigMing_DaKa	邱秩明	1952	6' 59" / 17' 10' '
231113_26	20231113_KhuLimKhi_DaKa	邱林氣	1939	42' 09' '
231120_27	20231120_AngKuai_DaKa	洪快	1939	54' 06' '
231204_28	20231204_ChiaChuiPhun_DaKa	謝玉盆	1940	37' 58' '
231218_29	20231218_NgASiok_DaKa	黃阿淑	1953	49' 59' '
231225_30	20231225-NgPoGiok_DaKa	黃寶玉	1943	57' 28' '

口述歷史音檔雲端連結

<https://www.dropbox.com/scl/fo/ig9skl4wiiwo2wle6fug7/APzhcPV7VuKPGm9abaYHATw?rlkey=txiod6d9h0rg6alqe6mmpmoqz&dl=0>

個人史

孩提/教育/偏名/婚姻/角色轉變

食物與生存

我做囡仔時系無通食. guá tsò gin-á- sî- sī bô-thang tsiáh, 這句話大概是訪談中一直重複出現的破題開頭。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後，日本將同為米食地區的殖民地:朝鮮與台灣視為兩大穀倉，以支應軍國主義擴張糧食的需求，從上而下制定增產-統制-配給的策略，糧食以供應戰爭為優先。不僅米食，肉類、糖、鹽都是日本政府控制的資源，從許多老一輩台灣人的口中對於食物的共同回憶就是番薯和番薯籤，白米只留給特定的人吃，例如家中年幼的小孩或是生病的人。

雖說如此，新鮮番薯也是很珍貴的，不是天天能吃，要端看這個季節是否為番薯的產季，要是沒有新鮮番薯那只好吃番薯籤了，那是將番薯挫成籤後曬乾製成的平民主食。儘管番薯籤相較於番薯更能保存，還是有酸苦籤仔、臭番薯籤這種說法，其實就是已經變質壞掉發黑的番薯籤，但在沒東西吃的情況下還是會吃下肚。邱林氣回憶到以前很少有新鮮的東西吃要買也買不到，肉類基本上都是配給，魚類會醃漬成鹹魚或是醬漬，番薯籤不知道為甚麼頭尾都會臭掉，去掉頭尾還是得吃。偶爾大人會煮一點點米給小孩子，幾粒撿來的稻子先是用磚塊磨，蒸的時候大人會用碗公把米放在中間，和番薯籤一起蒸。白飯非常難得又珍貴印象總是特別深刻，有時候會和媽媽去田裡撿螺犁，沾鹹湯要配飯的時候，螺犁還沒吸出來飯就先吞下去了。

在戰爭的年代，食物就是啟動一整天的齒輪，人人為了生存而勞動。周端在訪談中敘述到，因為家裡沒有田地，出門就提著籃子開始一天的撿拾，有撿才有東西吃，撿來的東西直接或間接與食物產生關聯。例如，甘蔗葉、麻黃樹葉是拿來燒柴的，豬屎也是燃料的一種，遇到別人家收成後不要的番薯嬰仔也可以撿，要是撿不到東西就要餓肚子了。在她家中，米飯是要留給男生吃的，女生只能吃番薯籤，肚子餓就只能喝水或是喝鹹湯，忍過一天又一天，就這樣度三餐。現代社會很難想像餓肚子是甚麼樣的感受，但在那個時候卻是一種平凡的日常。

送養

在過去傳宗接代是傳統家庭不可動搖的觀念，一個家必定不能沒有兒子。黃阿淑的母親到了四十歲才生到兒子，前面生了七八個女兒，她形容自己的母親生兒子生到哭，生到兒子終於可以不用再生了。有些沒有兒子的會指定讓女兒未來招贅，以延續家族的姓氏和血脈，也許多生不出兒子的父母會從親戚之中「抱」一個兒子回家養，有時候則是大家庭裡頭祖父母的主張。謝鴻生是其中一個被送養的案例，他的原生家庭姓葉，而他的生母的哥

哥膝下無子，便將他抱來撫養，並讓他改姓謝，那時候他已經五六歲了，儘管偶爾回去和葉家兄弟姊妹玩，但從那時他也知道自己是個被送養的兒子，住在養父的家，一路受養父的照顧和栽培，最後以教職的身分退休。

而生為女兒的黃寶玉就沒有這種幸運，她的原生家庭有七個小孩子，在八歲時，她被分給了四嫂，從此為他們家牽牛打雜做家事，對她來說這是人生噩夢的開始，她形容對四嫂來說，男生就像寶，女生就像土，四嫂將她視為使喚自如的財產，幫忙工作賺錢都被視為理所當然。

偏名

早期小孩生得多、生下來也不一定養得活，普遍都還有晚報戶口的情形，小孩的名字在登記之前也沒有那麼重要，時常會跟生活或時代背景連結，出生順位排行老三就叫阿三，1945年出生叫做林反、太平的，又因台語沒有文字，同音字很難分辨，誤植的情形也是常有的事，黃晉芳在訪談中提到，一直到他祖父過世他回來奔喪時，才在祖父的墓碑上看到自己的名字是被寫做黃晉方，到底自己的名字是方還是芳，到現在也沒有一個答案，但就用了20年，也不願意再去改了。

在語言轉換之際的年代，也有偏名直接跟日本的因素相關，住在七甲的黃蔡政子從小在家就被叫做Ma sa ko，中文登記的名子似乎也是直譯而來。康正雄的偏名叫作海龍，從小家人都是這麼叫他的，會登記成康正雄是因為當時戶政機關的日本人嫌海龍兩字的筆劃太多，登記起來不方便，所以說服他爸爸用了比較簡單的日本名字正雄來登記。

上學

二戰末期，無差別空襲使得人心惶惶，社會動盪充滿恐懼，許多學校都停擺關門，小孩子也不得不等個幾年再上學。戰後混齡教學的狀況極為普遍，康正雄是1939年生，一直到空襲結束的那年他才有辦法上學，那時候他已將近九歲了，在班上算是很晚入學的。農村地區，能夠去讀書的很少，康正雄因為排行老么，家中沒有人能識字，而他的父親覺得讓小兒子去上學能讓家中有個識字的好像也不錯，於是讓他去學校讀書，成為家中唯一一個有機會受教育的人。

男生有上學的已經不多了，女生更是幾乎沒有，黃林反的村莊只有她和另一個女生，她們一起從龍山走到七股國小，赤腳要走一個多小時，她說印象中放學時男生都用跑的，一下子就不見蹤影，黃昏沒有路燈的漆黑讓她每次回家都感到非常害怕，後來村里又流傳著風聲，路上有壞人，搓藥仔，去甘蔗田裡剖心肝，長輩聽聞後便不讓她繼續上學了。

王美容住在永吉，每天走路到竹橋小學讀書，那時候走路上學是沒有穿鞋，天氣冷落霜時，腳太凍只好用跑的，冷到受不了中間也會停下來點番仔火烤腳，休息一下再繼續跑，一趟路至少要停下來三次。她說一開始在學校是學日本字的，過個幾年復學就換成國字，從三年級開始讀，然而最後是因為媽媽生病的緣故沒有繼續讀。講到上學，王美容的語氣

中充滿無奈，在學校她的成績很好，她只讀了半天都贏過那些讀整天的人，老師甚至和她的父親說要栽培她，但因為不明的原因老師被判思想犯，最後被關了25年，她都還記得老師的名字。

土地與工作

農/鹽/魚/溪流/撿拾

掠魚栽(苗)

早期魚苗尚未有繁殖的技術，需要靠野生撈捕，數量不多且撈捕不易，魚苗以尾計價再賣給塭仔飼養，許多沿海地區的家庭以掠魚栽為貼補收入的方法。野生魚苗的撈捕需要配合氣候和季節，有時則要配合海況和漲退潮的時間。

住在十分的黃西環因為在家中排行老大，必須分擔家裡的經濟責任，在應該上學的年紀，他除了要幫忙做些簡單的農作，還要去抓魚栽和兼做塭仔工。常常天還沒亮，他就和同伴一起出門，背著魚萋和工具順著曾文溪一路往海的方向走去，一直撈到天黑才回來。他形容魚栽就像海裡的一隻針一樣，前端有兩顆小小的眼睛，視力要很好否則看不到，撈回來一尾可以賣五針錢，十尾的錢剛好可以買一碗粉粿。

走溪流

嘉南平原屬於副熱帶氣候，乾濕分離、冬季無雨，五到十一月是颱風梅雨的季節。在人工堤防、曾文水庫修築以前，曾文溪和鹽水溪兩條河流時常互相交會、氾濫成災，台江居民稱之為「青暝蛇」。安南區與安平區過去屬於「臺江內海」的一部分，定期的洪水帶來災難也帶來富足，做溪流不僅使得農作物能夠得到養分，魚蝦蚶仔也因有了營養鹽而長得特別營養肥大，彷彿像是大自然平衡的考驗，使得這裡的人們衍伸出一種落地生根、擇地而生的生活態度。

出生於安平的陳瑞勝自國小畢業就幫爸爸插蚶，那時候的安平周遭大部分是被海水環繞，許多家庭都以插蚶和討海為生。在更早期的時候，居民則是逐水草而居，哪裡有蚶亭地，哪裡就可以落地生根，因此有「扛厝走溪流」的記憶。蚶仔受水質及潮差影響甚大，鹽水溪在汛期時常會「做溪流」，夾雜泥沙的水會讓蚶仔死去，然而蚶亭地的面積也會被重新分配，這時候誰先佔就是誰的。

做溪流對於家住在永吉的莊美珠來說是童年的趣事，下雨時一群農村小孩子最喜歡去看溪流，有時候水岸會被沖掉，那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回到家之前衣服濕答答的，怕被大人罵，還會先到廚房把衣服烘乾才裝作沒事進家門。她說那溪流水是非常好的，除了帶來肥沃的土壤，偶爾也會有來自山上的溪流柴，要是樟木的話，那可是很值錢的!

家屋空間與事件

防空壕/牽牛/豬/家務/搬家/醫療

躲防空壕

盟軍於戰爭末期在整個台灣進行無差別空襲，佳里醫生吳新榮的日記裡有一段當時一位跳傘員被俘的口供消息：美軍的轟炸目標是軍需工廠、軍事設施及一般民間，從這段訊息可以推測，平民老百姓居住的地方也可能是轟炸的目標。一般認為嘉南平原的轟炸可能與米糖等經濟作物、火車運輸交通、港口等重要設施的癱瘓有關，但那時的軍方能掌握的資訊有限，平民儘管不是空襲的主要目標，也經常遭遇掃射和被轟炸的危機，「走空襲」成為每個經歷過的長輩無法忘懷的回憶。

莊美珠對於空襲時期的印象是大人出門在外頭工作，家裡常常只有老人與小孩，若是警報起，她就要帶著弟弟和阿嬤躲進防空壕，在家她就像個小大人一樣，幫忙打理家中的一切。而談到空襲對於邱林氣來說無疑是一段恐怖的回憶，她出生於西甲，她形容那段時間是「炸又停，停了又炸」，飛機來了就要躲防空壕，有時候一躲就是一整天不敢出去了，那時家家戶戶都有自己的防空壕，挖在離房子很近的地方，儘管如此，她爸爸的腿在空襲中仍被子彈射穿，好一陣子不能工作。

養豬

農業時代，往往是透過村民互相幫忙農作來支應短期繁忙的的農務工作，又稱為「幫伴」，例如幫忙鄰居割稻草，他就會分你一點米，但真正要有現金收入，還是得靠買賣。養豬是最普遍能增加家庭收入的方法之一，時常是女人及小孩的工作，待豬長大了後帶去市場賣錢，一隻母豬一次可以生十幾隻小豬，因此母豬可以算是最值錢的生財工具了。養豬有很多方法，有些人是去割豬母草，有些則是將人吞不下肚的番薯莖葉或是小到無法做成番薯籤的番薯煮滾了給豬吃，康楊琴還提到她會特別放一點鹽巴在豬的食物中，促進豬的食慾，擔心豬吃不飽。

林素燕說過去她為了養豬，經常要在半夜起床放小豬出柵欄吃奶，那是因為擔心小豬一不小心會被母豬壓死，所以平時是讓母豬和小豬的生活空間分開，當小豬需要喝母奶時，才會將柵欄打開讓他們相聚。

看醫生

早期醫療資源相當匱乏，看醫生不僅很貴也相當不方便。黃昭的先生是村裡的「赤腳醫生」意思是沒有執照的醫師，他們普遍有漢醫的醫學基礎，會給一些藥草處方的建議，是村里重要的初級醫療資源。在黃昭的印象裡，村民常見的疾病有長疹子、感冒、肚子痛、頭痛等。而她自己則是在年輕時有血蟲病，時常會感到眼前一片漆黑，頭暈目眩，這不僅影響她去上學的意願，也影響到往後的工作狀況，她敘述這個病來得莫名其妙，不知道原因也無法治癒，所幸後來就自動痊癒了。因為農村醫療資源和知識的不足，有些疾病在當

時是無法被診斷的，而一些普通疾病的致死率也是相當高，肺病就是其中一種高致死率的疾病。

王美容出生在永吉，媽媽有肺疾，平時爸爸會煎蒲公英草或是煮紅竹葉汁讓媽媽喝，若是需要請醫生，爸爸就會騎著腳踏車到佳里請醫生來家裡看，醫生會帶著一隻鴿子出門，看完病人後再將處方綁在鴿子的腳上讓它飛回診所，而她爸爸就一直在原地等這隻鴿子飛回來，等拿到藥單開好藥之後再帶回去給媽媽吃。

搬家

隨著時間推移、都市化的發展，人們因為一些原因而移動。相較於台南府城的歷史悠久，高雄的發展更為貼近快速都市化的發展歷程。早期的高雄集中在哈瑪星的舊市區，一直到二戰的前夕，配合日本的南向擴張政策，1941年高雄車站正式啟用，許多的鹽分地帶居民也是在那個時候搬遷到高雄討生活。黃朱銀盆出生在三股仔，她說農村沒有工廠，賺錢很不方便，因此這邊很多人都往高雄或嘉義搬去，特別是高雄，很多會去車站那踩三輪車，生活過得不錯也會介紹親戚朋友一起到高雄打拼，一個拉一個，有賺到錢人的通常也會回來進香或蓋廟。

康正雄出生的那個庄頭叫做林子內，全盛時期還分成了頂林子內和下林子內，算是很大的一個庄頭，但不知為何大家慢慢就搬走了，他們一家就搬來了牛稠底，照他的說法是一個地方會散一個地方會興，好像是在造運一樣。在他九歲之前全家還住在三間連在一起的大房子，某個冬天他們家將房子拆到剩下柱子和屋頂，從一個村莊搬到另一村莊，大人們兩個人負責抬一個柱子，將舊的房子抬到新的位址定位。那時候，每個人都要負責搬個東西，因為他跟妹妹還小，就負責抬椅子。就定位之後大人再慢慢將牆和門窗砌起來，人才搬進去。